



光緒戊申九月



(黃仲則張船山二先生像)

黃仲則張船山兩先生像

則山移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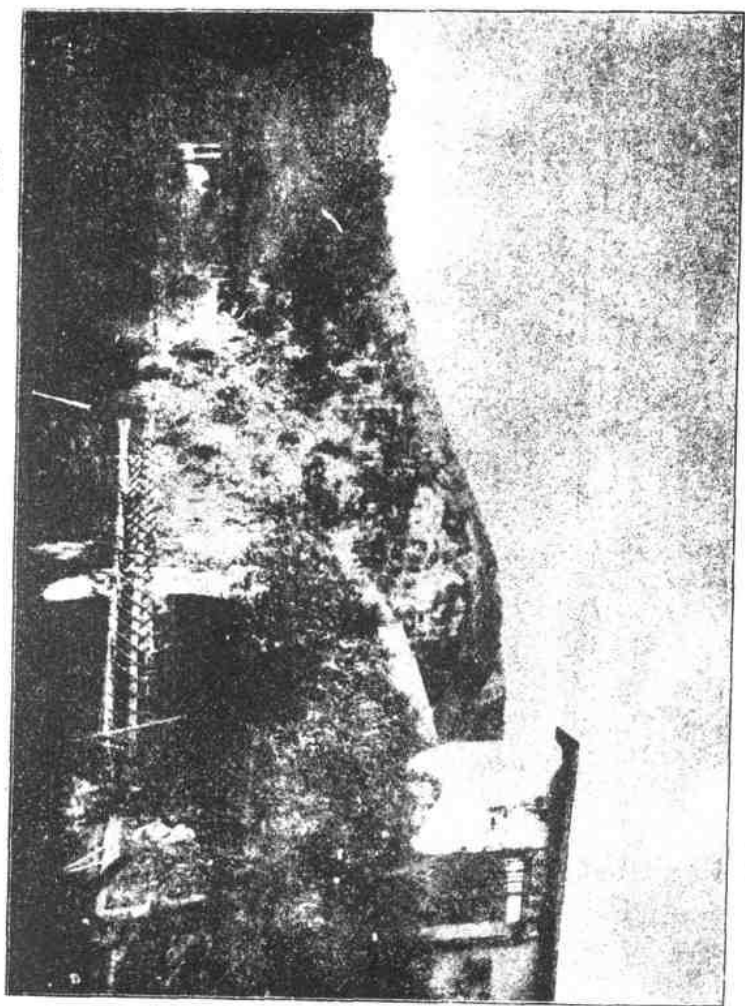


KAC71/0/02

黃仲則先生名景仁字漢鏞系出宋秘書丞庭堅曰未南渡時山番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天才亮特少偕同里洪亮吉效漢魏樂府體逾月大工常熟邵齊暉主常州書院從之遊學乃大進皆客遊湖南遍覽九華匡廬洞庭之勝每獨往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岩樹下見者以爲異人大興朱筠督學安徽延于幕中凡三年盡觀江上諸山水詩亦奇肆及游京師名益重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籤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逼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貽書洪亮吉爲經紀喪事陝西巡撫畢沅憐其才重資遣柩歸沒年僅三十有五著有兩當軒集

張船山先生名問陶字仲治四川遂寧人乾隆庚戌進士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與上官翹船去官僑寓吳門顏其居曰樂天時往來大江南北其詩獨闢一徑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徧夫人亦善詩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載船山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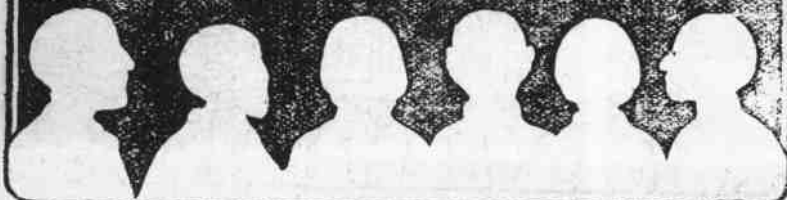
(景 一 之 景 十 湖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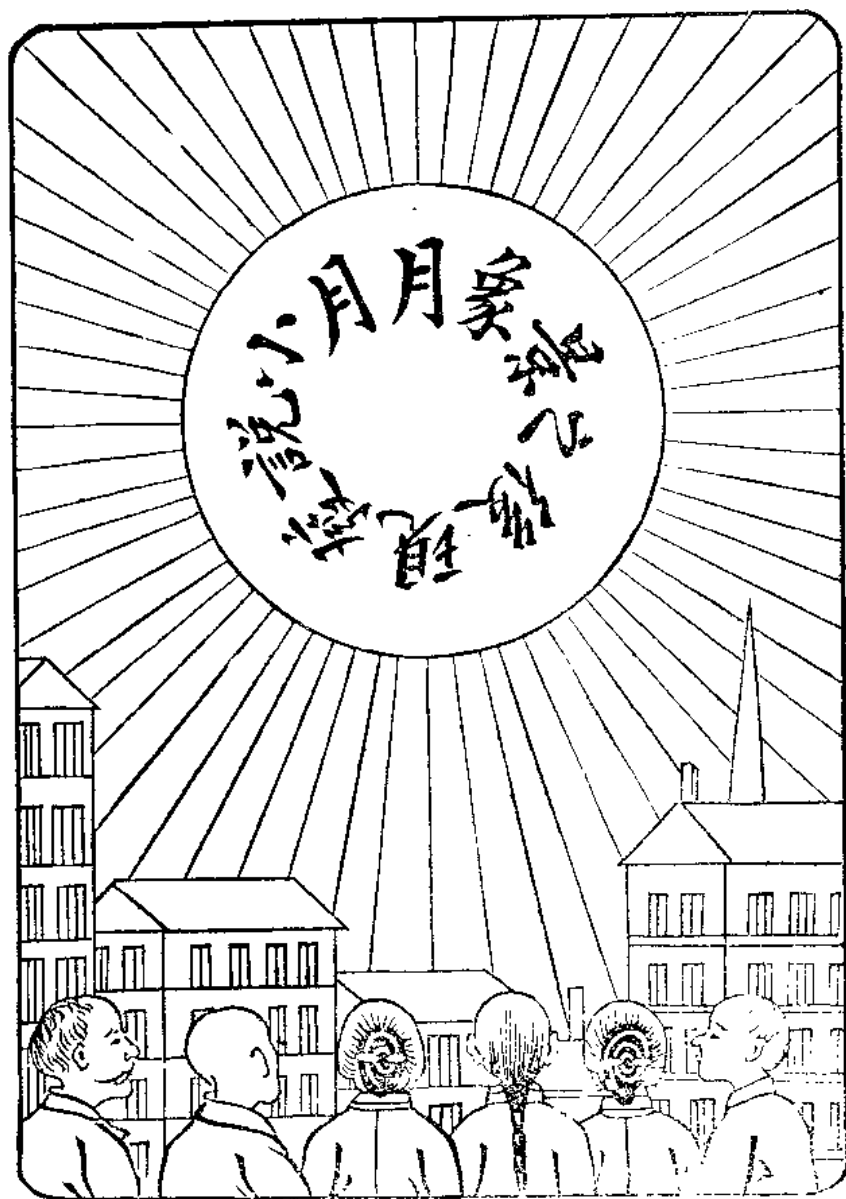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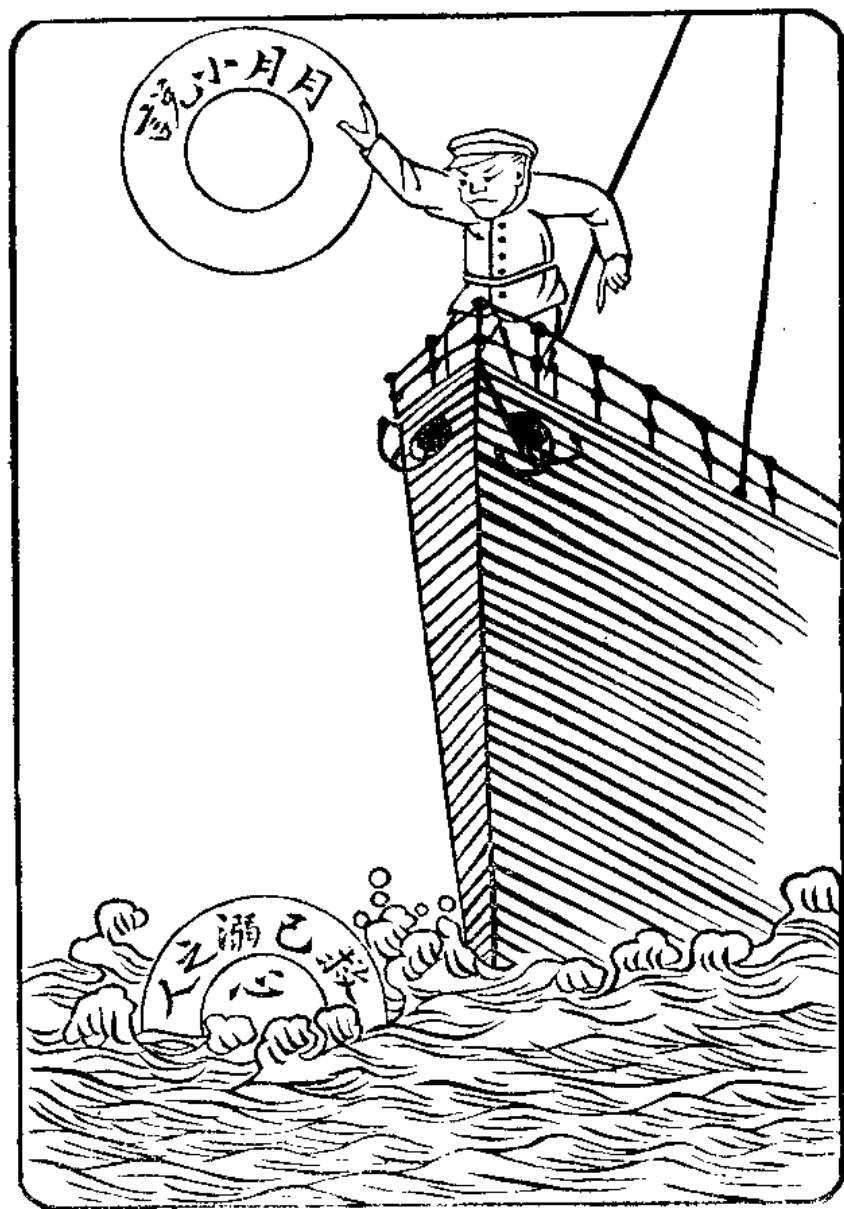
(墓 小 蘇) (橋 冷 西)

（滇省常見之石碑）











週年紀念大典增刊目錄

圖畫

黃仲則張船山二先生遺像

西湖十景之一景 西泠橋

蘇小墓

滇省常見之石碑

論說

論樂……更生

插畫

月月小說未發現之景象

月月小說發現後之景象

月月小說救已溺之人心

羊倌虎 (滑稽畫)

說部

(週年紀念書)

偵探小說 猴刺客 翠凝女史

短篇小說 水深火熱……知新室主

社會小說 善良烟鼠……柚斧

遊戲小說 介紹良醫……閻異

特載

筆記小說 倪菱傳……飛

藝林

天僂生詩鈔

湘嵐綺作

月月小說週年紀念頌詞



論

樂

更生

荀子樂論言樂者人情不能免也。最得聖人創樂深意。今以樂律之大而但使倡優主之。是中國一大奇事。轉移人最巨者莫善於樂。故梨洲云。今之戲本當以士人主之。所說最通。朱子與荀蔡西山亦言樂。但十六調求之。仍未得聖人制樂深意。十六調以琵琶起故也。中國今日禮樂俱亡。以太尊古之故。樂以大樂正論說於東序。所謂樂言也。此外後有樂德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有樂器有樂意有樂聲。古有八音。今已不止八音矣。時世之變也。講求聲音之學。即廢舊時最盛講求樂律之大。近今泰西最盛。孔子之樂。自朱子而盡削之。所謂不非之非樂之。最要在鏗鏘鼓舞。劉歆藝文志攻之。今則求所謂鏗鏘鼓舞者亦已亡矣。孔子之樂逮晉已亡。其時荀勗以十二管制爲八十四調。傳

至遼金史俱有此八十四調及宋而盡亡故一代之文章亦恒變易此中國一大案也今中國言禮樂俱與士人不相關不獨不下庶人已也漢初賈誼劉向王吉請立樂而文帝不從其力遂薄自隋龜茲國蘇提婆旦執琵琶入中國始行變孔子之樂蓋孔子之樂用竹始諸笛而琵琶之樂用絃以絃變竹而宮商角羽之四聲非真矣所謂名存而實則亡也琵琶有四口調附會孔子之四聲以七字七商七角七羽爲四聲用四絃宋以二十八字調變而爲十六字調今之工合士尺上是也以四絃配之通宋朝俟講十六字調如朱子沈括司馬公蔡西川是也毛西河景山樂錄全據七字調不知八十四調與二十八調也以今日論不知孔子之古樂亡卽晉之荀勗八十四調隋之蘇盛杜達二十八調宋之范鎮朱子王恕司十六調元之九字調俱亡矣今日祇有七調今日所用純是回部之樂月琴卽回之樂爾內提琴卽回之樂爾總等是也今之琴律從琵琶起非復古琴矣今日樂律樂器俱亡五代王樸通於樂後遂以王樸之樂

爲主。明朝用元代王申許行之郭守敬樂一毫無改。王恕謂樂以人聲爲主。此句最精。的明之魏良輔製爲崑曲。即孔子旣和且平。依我磬聲之音。孔子不能過也。最得中聲。道光以後有亂彈。有二黃。有梆子。皆亡國之音也。今只有此三調而已。陝甘俱重之。今聽亂彈二黃。知樂者能無懼乎。泰西之樂有七音。亦同中國五聲之變。宋之李昭始創四清聲。以當年皆用十六字調也。孔子樂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總之與人聲相近爲主。餘則孔子皆刪之。不然炮聲蟲聲亦足以云音樂乎。外國樂律與中國極相合。所謂天也。如七音二紀八級是以樂而論。絲而如竹之不如玉。總以管爲主。所貴中聲。高宗納蠻夷之樂於太廣。亦孔子立學之義。古人之樂有從磬起者。如夏擊鳴球等。是亦有從簫起者。王恕謂樂以中聲爲主。蔡邕論樂云。專以人聲爲主。蓋歌者在堂上而樂在堂下。非重人聲而何。外國讌飲會談皆有樂律。大得孔子之教。古樂可据者。惟禮記禮運古人八器爲八聲。最足感人。佛言清淨在音。問亦重在聲音。今日詞章詞曲只

有樂之遺意。大戴禮投壺。尙有樂章八篇。晉朝和荀勗。隋蘇杜夔。五代王樸。宗之。司馬公。范鎮。王恕。元許行之。王恂。郭守敬。明朱世子。本朝莊親王。皆能言樂。學明張禹。樂律志。微得荀勗八十四調發明之意。陳蘭甫聲律通考亦然。五代王樸最通樂學。今日所用本之王樸明魏良輔有崑曲聲甚平和。嘉道朝極盛。今亡矣。



偵探
小說
猴刺客

番禺女士黃翠凝著

馬偉生。自專門化學畢業後。遂於家內另設一化驗室。爲每日研究物理之所。一年以來。無或間斷。偉生年二十。性最勤。每日定以自修之時。少與朋儕來往。惟日專心化學。不事他途。而品貌極雅都。戚黨多敬愛。家有老母及一幼弟。偉生極能盡孝友之道。曾與馮寶琴訂婚。寶琴爲音樂專門女畢業生。年僅十八。而姚冶絕倫。父沒母存。無昆仲姊妹行。家擁巨資。人或利其多財。欲與彼論婚者。指不勝屈。惟寶琴獨具慧眼。概拒之。後與偉生結識。喜其才品。遂與訂婚焉。寶琴與偉生訂婚及一載。而偉生每於課程暇時。必往寶琴家作小坐。近以弟病。亦少過從。一日。忽接寶琴來書。內謂有人言彼將行與已離異。且另有意中人云云。偉生因得是信。心鬱結不安。隨即乘馬車至寶琴家。寶琴正在音樂室撫琴。忽聞門外彈指聲。舍琴而作。曰。何人請進。偉生即推扉入。見寶琴斜倚琴

樟嬌弱無那。急趨前握手。復以吻親之。曰。卿乎寶琴乎。別未經旬。何以竟生疑慮。寶琴於偉生未進室時。知扣門者必偉生矣。乃預籌見面時。竭已之憤氣。向之發作。及偉生握手而問。則又轉怒爲悲。秋水雙泓。梗槩而下。全身顫動。幾不自持。幸偉生緊握其腕。以扶掖之。否則必踣地矣。偉生見寶琴如此情形。心益憐之。徐扶坐。輾椅中。替拭淚痕。問曰。卿究有何聞。致爾傷心。飛短流長之言。幸勿妄信。今日寄我之函。已遍閱過。惟其中原委。猶未知之。卿乎爾。旣愛我。未知能爲我一述崖末否耳。語次。復替寶琴揩涕。寶琴回面背偉生。答曰。君尙以詭辭欺妾耶。妾雖不肖。然未曾開罪於君。夫兒女愛情。當不能以外物所動。今君近識一女友。而竟忘情於我。且向彼女求婚。吾試問君。欲置妾於何地耶。妾初以君才品俱優。故委身以事。不料爾輩男子。多是負心物。得隴望蜀。却故戀新。寶琴言至此。陰喝不能說。涕垂睫而執。瀾偉生驟聞此刺心剝肺之言。呼譽不能作答。只咳聲嘆氣曰。天平冤哉。吾不知卿從何處而得此謬說也。寶琴曰。人

替我不平。特來告我耳。爾猶欲增辭飾。非乎。偉生頓足曰。誰告卿。知卿必告我。寶琴曰。君不必追究。告我之。人事之真偽。爾自知之。偉生曰。我自信。無此事。寶琴曰。前星期。爾曾與一女子跳舞。尙憶之乎。偉生曰。固憶之也。寶琴曰。如是。則人非誣君矣。偉生急曰。卿以爲吾與彼女跳舞。則必向彼求婚乎。寶琴曰。此事爾何不一問自己。偉生曰。吾與彼女素昧平生。豈一晤面。卽萌此意耶。前星期。口林國材。突然偕彼至吾家。謂彼女爲梁伯爵之女。公子家甚富厚。特來此處選擇良耦。云云。吾聞其說。亦未嘗一注意。及晚。國材強挾吾同往俱樂部。至彼女。又強捉吾臂。與之跳舞。吾力拒之。不克。寶琴曰。此言誠不僞耶。偉生曰。真實語也。吾尙有一言告卿。若卿聞之。必將先前之疑團盡釋。卿以爲梁伯爵之女。公子爲閨閣中之名媛耶。殆不然也。吾聞友言。彼曾在某處劇場演劇。彼名婀娜。今來此地。正欲運動佳壻。故易名小鳳。由此觀之。則女公子者。爲女優伶耳。彼賤我貴。非吾耦也。又焉能以此有用之身。而與此無意識者結褵耶。寶琴聽